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宋

朱熹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十二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五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松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熹去國始禁偽學日益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論治則精要而不浮論事則明暢而不冗大儒之言自爾逈別

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壬午應詔封事

時熹為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時為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見召誥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

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於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臣愚死罪竊以為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

臣熙曰由格致以臻治平朱熹一生精力全用於此應詔特首言之聖學既明因以定計任賢

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決事日夜有程衡秤衡也石百二十斤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也不過諷詠文辭吟誦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

本末兼該施為有序洵圖治之嘉謨也

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内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

臣廷敬曰言暢而指深縷晰之

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来

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於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閒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

所以濬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奥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来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

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閒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過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隆興元年湯思退入相倡和議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按朱子上書時思退猶未相然當時已有持此議者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

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
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
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
涣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
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
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
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
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

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来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曠日十年亦將何計

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撫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

臣義士之心盖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来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决策制勝縱横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鮮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紹興三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南侵次年閏二月金使高忠建至臨安宋遣起居舍人洪邁往聘

且賀世宗即位遣未歸五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進攻海州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高宗遣洪邁賜以手札曰彼若能以河南地見歸正復屈己亦何所惜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

臣乾學曰此與戊申封事理明氣昌情真事切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奏對如此蓋與孔孟告君之辭相表裏漢唐以下不足擬也在考亭集中亦為第一等文字

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宣和五年金人約宋共攻遼許宋山後六州宋得以收燕雲後二年金復取燕山長驅至汴宋以汴梁為東京河南為西京大名為北京南渡時皆入于金紹興九年金以三京歸宋次年復取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家臣雖不肖

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旣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成之意繼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

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来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

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强於是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勢得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爲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爲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

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

號名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賛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責以熈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

臣士奇曰黜詖邪以正聖學務修攘以定國計簡忠賢以恤生民三事深明政要指畫敷陳言言得體

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

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
圖所以寛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郡
縣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
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
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
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
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
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本天人理欲以立言自是培養根本議論

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辛丑延和奏劄二 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王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凡七事此奏在其中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

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効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効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

臣英曰歐陽之文平直坦夷宣朗閎潤論心性則有委有原談經濟則有體有用良由其見理既明而養氣素裕故也

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

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黮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猥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

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指曾覿龍大淵王抃甘昇等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翕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

之効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葢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貎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筴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来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

臣杜訥曰層層搜剔如剝蕉心能令忠愛悃惻之思藹然可接不獨文情疊疊引人入勝

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致蓋群小相挻

挺引也○音𨂡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旣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旣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説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

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

讀前後二段知儒者學術之正讀中一段知儒者經濟之優此等封章卓然千古

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奏上上為動容深納之

戊申封事 淳熙十五年熹為江西提刑奏對稱旨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論其傲睨命仍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葉適等交章救熹得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熹既歸投匭進封事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

臣熙曰指陳時弊及異端功利之非謇諤忠言發於誠篤所云

如盧扁華佗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輙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

六務原本一心尤振裘挈領之論

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輙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盖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

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宫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徳後宫無盛色之譏貫魚

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周書立政左右攜僕攜持僕御之人也）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

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

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髪之私盖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効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

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内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熖熏灼傾動一時淵龍大淵也覿曾覿也說張說也抃王抃也孝宗為建王時大淵與覿同為建王内知客孝宗受禪驟遷閤門使兼皇城司勢張甚參政陳俊卿言其罪帝斥之于外張說娶壽聖皇后女弟孝宗初累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權勢赫然淳熙元年帝廉知欺罔責降外州王抃初為國信小吏淳熙中積官至樞密都承旨恃恩專恣與曾覿甘昇相結八年吏部侍郎趙汝愚論罷之今已無可言矣

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昪尚在燾以為言上曰昪乃德壽宮所薦為其有才耳燾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

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夫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

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比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絶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

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諌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

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据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

臣廷敬曰分條晰理之中獨揭其大有萬派歸源之勢

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蜀後主禪用寺人黃皓疏遠大臣時孝宗亦信用潛邸舊臣故朱子引以為比）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

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謬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来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壊於上風俗壊於下民

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索盡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傅者詳矣（保傅傳見賈誼新書）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踈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

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王十朋樂清人有文行孝宗為建王時十朋以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孝宗立累遷侍御史東宫建拜太子詹事陳良翰臨海人孝宗除右正言後亦為太子詹事宫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

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唐六典太子三師以道德輔太子太子三少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凡三師三少無其人則闕之太子賓客四人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詹事府詹事一人統東宮三寺十率府政令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

奏監省封題右春坊右庶子二人掌獻納啓奏傳宣令旨令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宋初置東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俱從一品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俱從二品真宗仁宗升儲各置三少皆以宰相兼之餘時但為宰執致仕官若三太則以待宰相之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之致仕者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師傅至道元年置太子賓客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天禧中王曾等以執政兼後遂為故事南渡後不復設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仁宗升儲置太子詹事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光宗升儲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少詹事有負而不除人宋制有左右庶子俱從五品左右諭德俱正六品仁宗神宗升儲始置以他官兼後左右或不並除無常制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使臣武臣也宋制春坊不用儒臣與唐制異有主管春坊二人以內臣兼同主

管二人以武臣兼承受一人以內侍充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寧宗生于乾道四年淳熙十二年封平陽郡王至是年二十一歲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

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宋初有左右贊善大夫但為加官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唐六典親王府傅一人諮議參軍事一人友一人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唐六典親王府長史一人司馬一人統理庶寮綱紀職務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効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

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葢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

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罷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至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

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自檜為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聞於世柔佞易制者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進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聽明自壞其紀綱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

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稟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

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

臣乾學曰所陳六事皆經國遠猷非一時權宜之策

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閒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閒志趣卑汚廉恥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盖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

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汚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

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顔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

細故也又如朝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諌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諌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

遺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紬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歳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

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

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来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崇寜宣和皆徽宗年號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

臣英曰中正之論伉質之詞如布帛菽粟可以供衣食禦飢寒非僅文字之工也

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

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

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廵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廵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盖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

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師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宋初有内藏庫其貨財不領於有司太祖置於講武殿後太宗改為景福

殿庫三司有乏則貸於內藏後積多不能償慶歷中詔悉捐之皇祐中歲入內藏二百六十五萬有奇神宗詔立歲輸之數以皇祐為準南渡內藏諸庫雖不及前然兵興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其為

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

如太祖皇帝之言哉藝祖嘗欲積縑帛三百萬易敵人首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舊制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為賢扵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

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尙未論也輸粟於官謂之苗輸帛於官謂之稅正絹之外官給錢以買之謂之和買或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謂之折帛月樁錢始於紹興二年宰相呂頤浩等議發以給軍其後郡縣橫斂民苦之十七年詔以寬剩錢充月樁時又有板帳錢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蓋即所謂科罰也其次則陛下之所用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

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五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

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諂價
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
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祕故無路得以
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
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
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
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

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悮哉
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獘也推其為害之
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
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肎
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
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
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肎募其
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

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蓄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以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也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抹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

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逹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負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

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横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寛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别置

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
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
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
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
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强中原不復
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
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
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

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輙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

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

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夲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来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也故

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効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盖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劒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盖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説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

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
非之論非所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
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
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
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
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
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

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廓澈靈通虚静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滞則必入於

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

言而冀其富國强兵或有近効耳然自行其説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効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説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顔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

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二 紹興五年寧宗即位趙汝愚薦熹自潭州召入

經筵熹奏劄

窮理居敬是朱子一生學問本源以此為先資足徵請獻之忠矣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鬬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

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臣士奇曰疏奏之間輔以儒術洵為根本至計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則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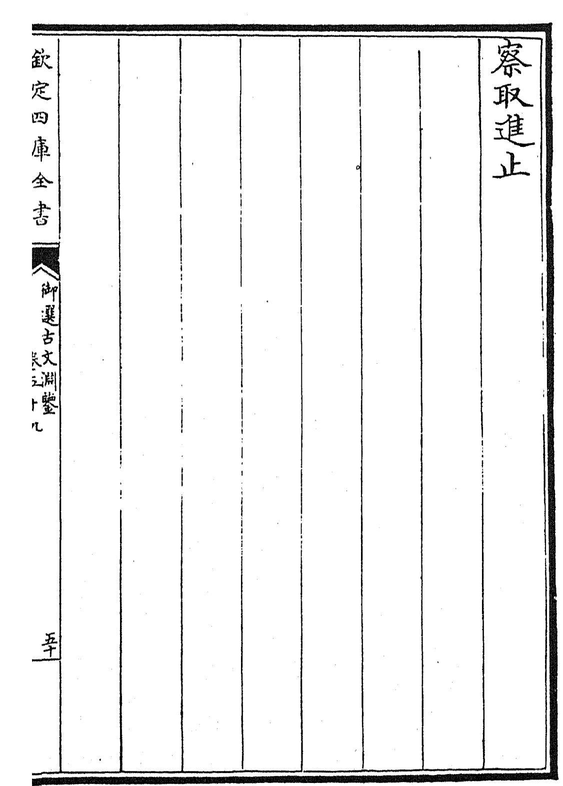
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廹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

臣杜訥曰前幅振綱挈領逐段闡發義藴不事雕繢而昌明俊偉之氣充溢行間斯為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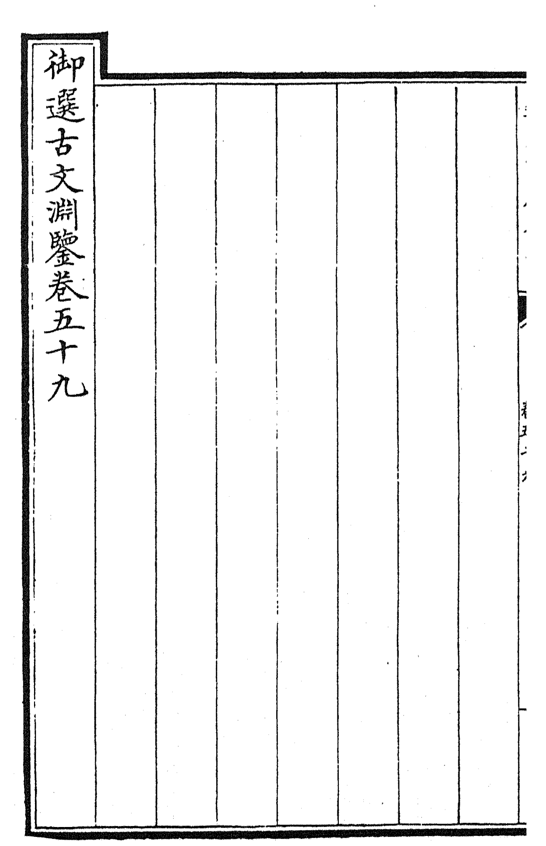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

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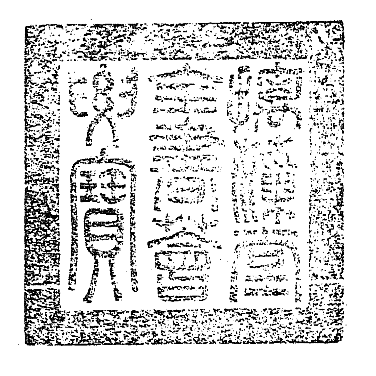
他嗜好獨於學問孜孜不惓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輙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怠今日之志而自强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



察取進止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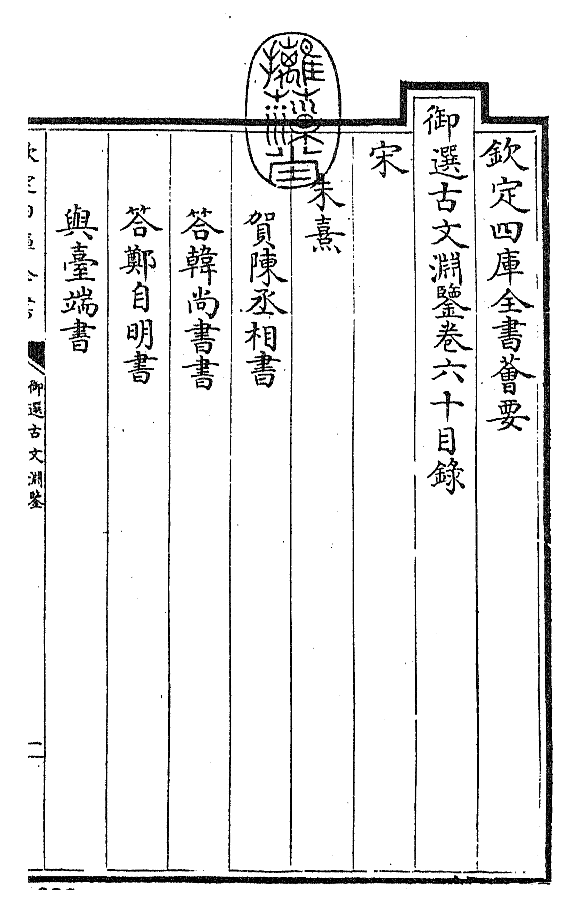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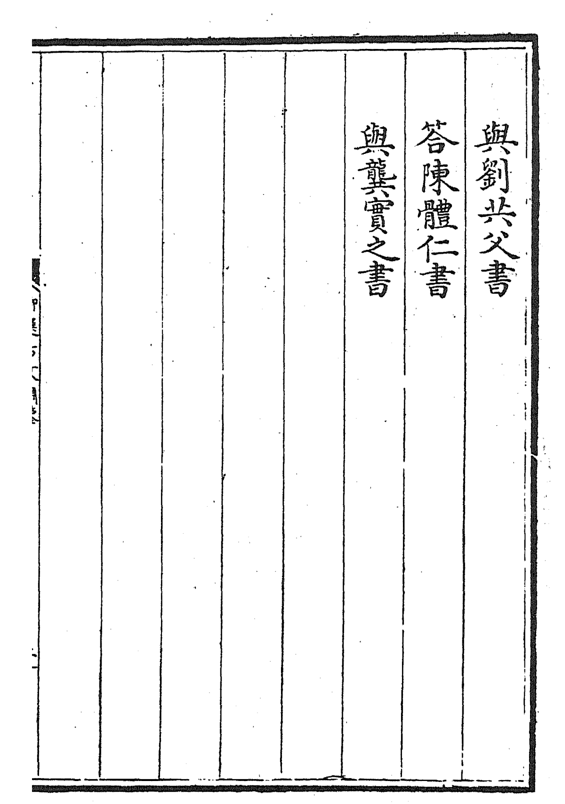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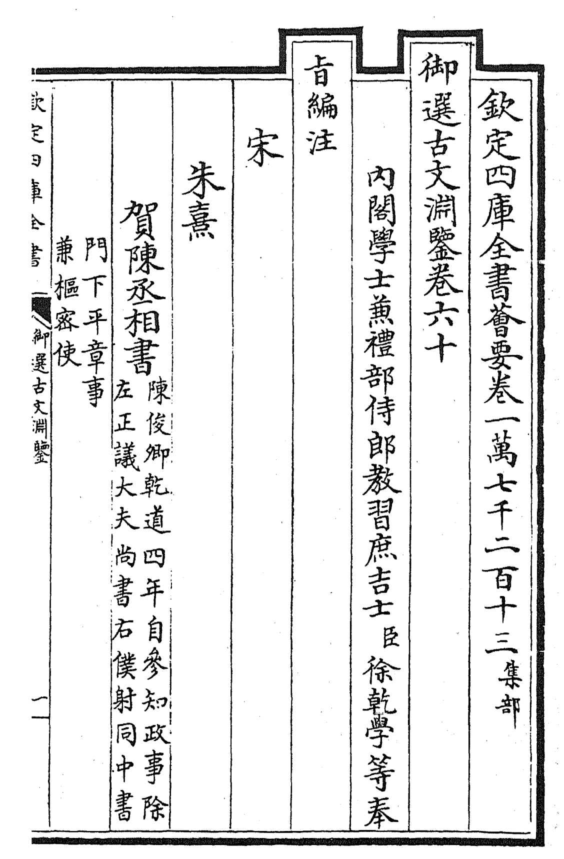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目錄

宋

朱熹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十三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六十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賀陳丞相書 陳俊卿乾道四年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蘊忠蓋之意發為直諫之言固應勉勵備至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太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凜凜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俊御同知樞密院事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

前命又言同知樞密院事劉珙以爭辯激切詔奉外祠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帝卒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朱子嘗有書與俊卿力言和議之非然令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

臣熙曰直諫之辭形於和婉規勸各極其致

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

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悒然也抑

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為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

此書可以勵士節砥廉隅不徒文字之工

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豳風伐柯篇顧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韓尚書書 呂東萊年譜淳熙元年韓尚書元吉守婺州元吉常與熹同薦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埀示乃知台意所以眷

端調髙庵曰說得有關係非髙節自持而已

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名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

臣廷敬曰辭旨從容已具出處大概峭潔如鶴唳風清

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恵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禄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絶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忘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頼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

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敺縱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

臣杜訥曰委折纒綿惆誠逼露故極切廹痛淋不失爲準情協理之論

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名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来風俗頹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

講明學術扶進人才兩意無不該暢

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盖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之

答鄭自明書　名鑑連江人淳熙初除檢書郎遷著作郎權郎官出知台州

副封曩恨未見今兹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斂衽敬服甞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辯智略亦

端謂葛鷟曰深心世故若此真以天下為已任者

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悟去鼠輩如反覆手爾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暇進德修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啟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

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修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蕉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效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歸

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何如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閒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修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向来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来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

臣乾學曰講學不精出處之際未免為清議所少不可以不鑒

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途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頽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傒官處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胡寅字明仲為禮部侍郎所著有讀史管見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激切痛快之言一根於忠愛洵可垂世而不刊

端謂葛衡曰立意深切燭見至隱文字之美又不必言

與臺端書

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温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内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

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盖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之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

臣英曰篇法雖簡而筆勢振聳公文之以雄健勝者

之蓋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間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怙於逸欲而法家

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甲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盖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於王庭深賛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熹雖不敏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畧為明主

非任事之誠孰肯進此戇言所謂實心實政者具見於此

言之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以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

上宰相書

宰相王淮也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熹方以江西救荒事畢家居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熹即日單車就道因江西納粟人未推賞辭職不受已而賞行乃受職既至浙東上書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

端謂簡簡回盡言無隱時繫憂計但見其真切動聽耳雖使禍心之人遇之當不以為戇而加怒

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

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硬可以久藏欲望
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憲收
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
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迭時不免轉大
農之粟發内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
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
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
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

臣廷敬曰計畫深遠反覆懇摯

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盖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别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况是此策不關經費撥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曽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

郤難未可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撙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

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虚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餫之臣餫野饋也○音運則以簿籍之虚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説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内而侍從之華外而牧

臣乾學曰救荒行賞二義分承步步警切推迹利病處名言碩畫精鑿不磨

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来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横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廸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説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

此段語意痛切非見之最真不能言及此是即古人臨深履薄之心朽索六馬之喻朕生平念兹在兹者亦即此也

也盖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盗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盗賊盗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黄巾葛榮黄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新莽地皇三年樊崇兵盛皆朱其眉以與莽兵相識别號曰赤眉者漢靈帝中平元年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聚衆數十萬皆著黄巾為識魏明帝時河北大盗葛榮陷冀定滄瀛殷五州唐僖宗乾符中寃句人黄巢喜任侠屢舉進士不第遂聚衆數萬應

臣士奇曰此篇專論荒政其曰乘賤價糴即常平之法也至於爵賞當室激勸輸將篇中極言切論以為救荒急務當時有為愼惜名器之說者朱子深闢其非固知儒者通達時變如此

王仙芝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

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壯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

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盗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魯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豈為不嫁之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耳一念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遅頓寛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警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

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来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麪之不托湯餅謂之不托亦稱餺飥而其狂妄將有不能恐扵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觧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聦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逼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凑熹

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經畫必為經久之計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受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答梁丞相書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孝宗淳熙九年拜右丞相請名熹熹辭克家奏熹屢名不起宜蒙褒錄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愬然自閉一無所

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説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顧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王通對楊素語敬為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己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

立論透快自是明通之識

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相

與留丞相書 留正字仲至永春人淳熙十六年光宗內禪正自參知政事拜右丞

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

端謂蔦窩曰又申朋黨之説而以知人戒之方是實際

端謂蔦窩曰末段可與歐公論並垂至引君為黨一語尤為快

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盖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盖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

絶得歐論所未有

臣英曰以延納賢能為相臣之職自是通達之論與狷介自守

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

者興矣

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

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則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寛容有以裁之

與留丞相書淳熙十六年熹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明年以子喪請祠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留正泉人也是年入相泉漳接境故熹於解任後致書言郡治諸利病兼及朋黨之議郡治事文繁不録

蔼中言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極為明切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輙罄鄙懷狂妄僣率不勝皇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决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

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充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

郤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鈎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揺足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纎人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闗通内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絶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

臣乾學曰忠厚悱惻之意亹亹動人可以覘其所養

蹞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徧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己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似即論罷姜特立事班列便無小人臺

閤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逐去而不留袁温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祟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盖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光宗即位以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朋黨事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孰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

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令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發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

紫陽為學本領略具於此書朱陸異同得失亦於此可見

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答汪尚書書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紹興中嘗權吏部尚書孝宗内禪應辰言事不合出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隆興二年為四川制置使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虚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説冀或

臣廷敬曰憑虛而悟與循實以求得失相判書盡此意

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絶不歴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例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説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决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醻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

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究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答呂伯恭書

呂祖謙字伯恭夷簡六世孫也歷官著作郎直祕閣倡道於婺為一

極精細又極渾融非朱子不能見到此

代宗師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輙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

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别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内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嘗喜合而惡離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内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中字大抵近世似是而非

臣乾學曰朱子與伯恭投分最深故所陳皆肝鬲之言

之説皆是此意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歎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與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方曉然見精明純粹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竊恐此無對中多藏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

此文考據既精而用意尤慎即議禮

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審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陸子壽書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乾道五年進士為興國軍教授以繼母憂去補全州未至而卒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

一事可悟進學之道

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儀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註曰卒哭三虞之後祭名虞安也既葬祭以安之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疏曰孫祔於祖孫於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而就祖祭之也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但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註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練祭名朞而小祥易練衣以祭也杜氏用賈逵服

處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觧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周禮鬯人廟用脩脩讀曰卣中尊也疏云鄭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始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也）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

臣熙曰古禮既不可考若就一已所見行之是無徵不信不若以仍從舊說為善也議禮之家如聚訟正不能虛心博采以求至當如是書所云耳

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儀禮小斂後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至虞而後有几筵儀禮虞祭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註云有几始鬼神也檀弓虞而立尸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喪未三年譏太早晉謂

之禘祀襄公十六年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註云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嘗為昭穆嘗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遷爾

熹自注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謾言之見耒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疏云謂諸侯公子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則不得祔祖諸祖父祖之兄弟也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名大臨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

極寫嚮往之誠末兼勉勵意兩賢相

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然亦不特如此熹嘗以為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間併及之幸恕狂妄

與王龜齡書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

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頼以為安風俗所以既
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
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
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
見之或不得見之而𦡀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
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
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盖無幾人而言
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

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来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静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

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奏大對讀之秦檜死高宗親政策士論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置上列十朋對策萬餘言擢為第一學者傳頌擬古晁董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十朋為祕書郎言禦侮莫急用人北司管事權重多見嘉納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十朋自起居郎除侍御史力贊北伐大計糾劾史浩史正志林安宅等罷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酧唱等詩讀之魏國公張浚也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

臣英曰紓徐委折情文兼美好賢之誠諍友之義愛國之心濟時之念皆於此可見矣

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効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已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十朋自夔州移知湖州而熹之里閈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

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賔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黄緣與其向来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横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

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强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僅可

臣杜訥曰屬望至殷勸勉至焉紫陽愛人以德何其懇拳肫摯而不能自已也

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何如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温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

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

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汪應辰孝宗隆興二年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来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寛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内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来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

若無意為文而文之敏妙迥非俗辭家所能企及由其理勝故耳

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輙敢復因宗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劉共父書 劉珙字共父子羽之長子也孝宗初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乾道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與陳俊卿同舉熹待次會熹丁内艱未就職淳熙三年珙卒有遺筆訣別張栻及熹以不能報讐雪耻為恨

熹前幅所禀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輙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

端調葛鳴曰意妙辭妙真精金良玉之文又曰此義從來所未發有志匡時者急當留意於是

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

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

臣乾學曰未當其任便求國士以待用君子之豫為天下計如此其至也凡百有位當奉為箴銘

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汲汲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

約舉理要可與言詩可與正樂

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名翺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違而先焉此豈非好徳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陳體仁書名和柔温陵人自號休齋居士

蒙别紙開示説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

端調葛龔曰會義精純真得詩樂之本

自外敢以求扵左右来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扵朝廷而下達扵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扵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扵詩成扵樂其求之固有序矣

臣廷敬曰意致閒遠如聞清籟發於自然

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

助于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
令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
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
也末雖亡不害其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
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
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
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
誣也不審以爲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説

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淺深之辨則説者之鑿也程夫子所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説當矣試考之如何名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與龔實之書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乾道六年名對崇福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熹與書

詞令清圓而意致懇篤於人才本末輕重之際辨之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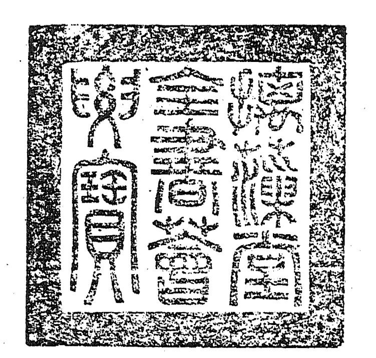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

臣乾學曰文字言語之間不可以得士有進退人才之責者慎勿為所悞

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趣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藴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閒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内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

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盖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悦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字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

專欲以此許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
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
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